

全面解读水浒英雄来龙去脉

水浒全传₂

有人说：水浒英雄一百零八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与绯闻，就好像现在的明星，但到底他们有这么样的前世今生，这里面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田连元《水浒全传》讲述史上最全的水浒人物谱。

长篇故事小说

施耐庵 原著

田连元 编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全面解读水浒英雄来龙去脉

水浒全传

长篇故事小说

田连元 编著

施耐庵 原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全传 / (明) 施耐庵原著; 田连元编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115-3262-6

I. ①水… II. ①施… ②田… III. ①北方评书—中国—当代 IV. ①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5392号

书 名: 水浒全传

作 者: 施耐庵 田连元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宋 娜

封面设计: 肖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4.1万字

印 张: 11.4375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3262-6

定 价: (全五册) 168.00元

目录

第六十四回	1	第八十三回	105
第六十五回	6	第八十四回	111
第六十六回	12	第八十五回	117
第六十七回	18	第八十六回	122
第六十八回	22	第八十七回	127
第六十九回	28	第八十八回	132
第七十回	34	第八十九回	137
第七十一回	40	第九十回	143
第七十二回	46	第九十一回	147
第七十三回	52	第九十二回	153
第七十四回	58	第九十三回	159
第七十五回	64	第九十四回	165
第七十六回	69	第九十五回	171
第七十八回	76	第九十六回	176
第七十九回	82	第九十七回	182
第八十回	88	第九十八回	188
第八十一回	94	第九十九回	193
第八十二回	99	第一百回	199

第一百零一回	205	第一百一十五回	284
第一百零二回	211	第一百一十六回	290
第一百零三回	216	第一百一十七回	296
第一百零四回	222	第一百一十八回	302
第一百零五回	228	第一百一十九回	308
第一百零六回	233	第一百二十回	314
第一百零七回	239	第一百二十一回	319
第一百零八回	245	第一百二十二回	325
第一百零九回	250	第一百二十三回	330
第一百一十回	256	第一百二十四回	336
第一百一十一回	262	第一百二十五回	342
第一百一十二回	268	第一百二十六回	348
第一百一十三回	273	第一百二十七回	354
第一百一十四回	279		

第六十四回

宋江在地窖子里边一出来，朱仝手中拿刀，说了声：“宋江，你往哪里跑！”

宋江一看，面前站的是朱仝，“哎哟，朱贤弟，你到这儿来拿我吗？”

“正是！我奉了老爷的命令，到你宋家庄捉拿你归案，宋公明，你杀了阎婆惜身背人命，想在这里隐身，那能行吗？还不跟着我到衙门里去认罪！”

“朱贤弟，你……你怎么知道我藏在这地窖子里头？”

“哈哈，宋江你忘啦，一年前，咱们俩人有一次对座饮酒，喝到面红耳赤，头脑眩晕的时候，你跟我说过：现在做官难呐，为吏也难呐，贪官污吏横行霸道，他们可以胡作非为，清正廉明的反而胆小怕事，因为这些老实人往往被那些刁钻的人欺负，你把我们这些比作是老实人，你说像咱们这样的，说不定哪天就有一件飞来横祸，落在我们的头上，轻者脸上刺字发配远鄂君州，重者抄家灭门诛连九族。鉴于此，你跟我讲，说自己想了个办法，一个是跟老爷子断绝了来往，让老爷子告你一个忤逆不孝，而且立下一纸文书，说明你已经出了族了，将来就是贪上了杀身之祸，也不至于连累父母；第二，你说你在这里，也就是祖先堂的供桌底下，挖了一个地窖子，预备着一旦有了不测之祸，在里边好隐身躲灾。当时你说的无心，我可听的有意，这地窖子我可记住了。雷横他们来这里没找着你，我就想起你这地窖子，我认定你准得在这里头，这回我一来，果然不假，你还说什么？”

宋江叹了口气，“朱都头，当初我把这样的话都跟你说了，是因为我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我把你当作我的亲弟兄！”

“嗯，那么现在呢？”

“现在，我仍然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我还把你看作是亲弟兄，别人要来，也许我还要逃跑；你来了，你要抓我，去到县衙门里边交差，我不能让你做难，带绳子来没有？拿出来吧，我宋江在此束手被擒！”

“是吗？哈哈……”朱仝乐了，“宋江大哥，你把这事还当真了？我这是给你开个玩笑！宋江哥哥，你知我干什么来吗？我明面上是奉命来捉拿你来了，实际上我是来给你送信来了，我恨不能见到你，有些话跟你说一说。宋江哥哥，你可不能在这地窖子里边再待着啦，你必须得马上快走，你知道你犯的这罪，不是一般的罪，这是人命案呐。老爷对你倒是很宽厚，开始对你抓得不急，可是那个阎婆惜的母亲阎婆，还有你那个学生张文远，他们两个追得急呀，这是一文一武。那个张文远在那儿舞文弄墨，那个阎婆子上堂撒泼，阎婆说啦，你在县里要不解决，她就告到州里告到府里，这个事真要到了州里，到了府里，上边要是公文下来，这县太爷他也搪不住，非得抓你不可，到那个时候，要真在你家里边在地窖子里边把你找出来，这可就麻烦啦。小事你可以在地窖子里边躲几天，过段时间你再出来，这么大的事，一半会儿了结不了，你得远走高飞，而且我还告诉你，越远越好，起码得离开郓城县。下一步我断定，接着就得发海捕公文，到处捉拿你，你要跑近喽，也逃脱不了法网，知道吗？”

“啊，贤弟，如此说来，我得谢谢你！”

“咱们弟兄，像你所说，情同手足，你谢什么呀？你今天晚上，最迟不能超过明天早晨，必须得走！你记住我的话没？”

“好，我记下了！”

“好了，别的就甭说了！”

宋江说：“贤弟，我还拜托你一件事，你要是见了张文远，再见了那阎婆子，想法给我周旋周旋，如果你当面不好说的话，你可以托人婉转着跟他们讲，让他们不要这么赶尽杀绝。”

“这个你放心，大哥，这事我都给你办了，你快点藏在那地窖子里头，我把这盖儿再给你盖上，我回去复命了！”

“好！”宋江转身又回到那地窖子里去了。

朱仝把这盖儿给盖上，出来了，到大门口一见雷横，说：“这个宋江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把那砖缝都抠啦，没找着宋江！”

“你看看，你也没找着吧，没办法，咱们回去吧，向县太爷复命去！”

“唉！那咱白来啦！”朱仝假意叹了口气，又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要不，把这宋太公给带去，带到大堂上，让他跟县太爷说说？”

雷横心想：朱都头，你甭跟我来这套啊，我找宋江没找着，你找就能找着吗？话又说回来，你跟宋江的交情，我心里明白呀，你别说找不着宋江，你就找着宋江你也不能把他带出来，你跟我还藏心眼？我雷横心里边是有数的！你让我带着那位宋太公干吗去？这个事跟他也没有关系呀，人也不是他杀的呀！宋江也不是他放的，哦，正凶抓不着，把这老头子抓来了，到堂上不过就问两句话，还得打发回来？别整这劳民伤财的事！“哈，朱都头，我看呐，既然抓不着宋江，这宋太公咱也就甭带了，带他去也没用！”

“要这么说，咱们就这么回去了！”

他们两人向宋太公告辞，带着这四十多名土兵，回到了郓城县，见了县太爷如实禀报，县太爷一听这些话，说：这怎么办呢？那只有一条路了，就是发一道海捕公文，捉拿宋江，把这公文放下去了。

公文是发下去了，这阎婆还不依不饶，第二天又上堂了，连哭带闹，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你们官府跟宋江都串通一气，你们就官向官、吏向吏，怎么就抓不着宋江？这宋江把女儿给杀了，我跟他没完没了，我还得告你们！张文远也在旁边跟着撒土扬灰，一个劲儿跟老爷说：想想别的办法？能不能再去宋家庄搜查？”

这时候朱仝就托别人，转变抹角地把口信带到张文远的耳朵里去了，有认识张文远的跟他讲了：张三郎啊，你这阵折腾得可是太欢啦，你可得小心点，据我们所知，这宋江可没离开郓城县，郓城县里边尽他朋友，他在谁家里边都可以藏得住，宋江放出风来啦，为什么杀阎婆惜？就因为你和阎婆惜勾搭成奸，出自这点才杀的人，现在这张文远还张张罗罗地要抓宋江，还帮着阎婆打官司？行！他不这样嘛，我非得把张文远也杀了，让他和阎婆惜一块并骨，让他们并完了骨之后，我再走；如果张文远不张罗这事了，还有点以往的情面，那我就留着，他张罗得越欢，他这死期越近！张三郎你可小心着点！

这张文远别看舞文弄墨行，笔下生死不怕，真事就胆小，张文远一听这事，睡觉把

门都加两条杠子顶上，心里暗想：是呀，宋江在郓城县里边有手眼，那真是跺一跺脚，四城门乱颤，不用他自个儿动手，他就把他相好的不错的，串通几个背地里盯着我，走到黑胡同里“嘭”给我来一刀，那就解决问题啦。张文远这一害怕，他盯的劲头就松了点，他盯的劲儿一松，阎婆紧接也就泄了气，再加上朱仝托人拐弯抹角给阎婆不断地送钱，平息这个事件，阎婆盯得也不太紧了。

郓城县里是这个样子，宋江那边，果然也遵照朱仝对他的嘱咐，当天晚上就打点起身，走！上哪儿去呢？宋江把他自己的四弟宋清、老爷子宋太公找到了一起，坐到屋子里商量往何处去？宋江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觉得可去的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的这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是清州府清风寨，副知寨叫小李广花荣，跟自己是好友；第三个去处是白虎山孔太公的庄上，那里有自己原来的徒弟孔氏弟兄。

宋江把这三个地方权衡了一下，觉得比较稳妥可靠的就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那里，因为小旋风柴进是世袭柴王之后，颇有势力，在沧州那一带扎得牢站得稳，再说自己和柴进还有过一段交往关系，最后决定就上沧州横海郡。决定之后，宋太公担心宋江在道上出错，特别派他的四儿子，铁扇子宋清陪宋江一同去，这老爷子在这几个儿子最喜欢的就是宋江，宋江人送外号孝义黑三郎，对老头儿最孝顺，可是今天摊上这么一件飞来横祸，没办法就得让自己的儿子背井离乡，逃奔别处。

宋江和宋清哥儿俩于是都收拾收拾，换了一身衣服，宋江头上戴着一顶范阳白毡笠，身上穿着宝蓝色的团花袄，身披着铠擎，足下蹬着罩靴，下边是宝蓝色的裹裤，胁挎着腰刀，手里边提溜着朴刀，宋清也是便装打扮，换洗的衣服打了个小包裹，在身背后一系，哥儿俩个又带了些随身的银两，向老爷子告辞，要登程上路。老头儿也是百感交集，一直送到门外。

这时候是三更多天、不到四更，老头儿不敢大声说话，但是又为自己的儿子远奔他乡，提心吊胆，嘱咐他们一路上多加小心：晚起床早住店，听见没有？不要喝酒，这路上用蒙汗药酒蒙倒了人、劫财害命的有的是！你们可小心着，喝水也别喝凉水，别在道上闹了肚子病，走道走大道别走小道，住店住小村镇别住大县城，因为你这个事出了之后，大县城很可能张贴影像，出公文捉拿你呀，人家发现在道上让人捉住了，就更麻烦了……

老头儿磨磨叨叨地嘱咐了半天，宋江和宋清连连点头说一一记下，最后依依难舍，老头儿才跟自己两个儿子分别了，宋江跟宋清哥儿俩迈步上路，连夜兼程，一口气走出了郓城县，天亮了，哥俩个一边走一边互相谈唠，宋清就说了：“哥哥，咱们为什么奔沧州呢，沧州可有点远啊，有近处怎么不投近处，舍近而求远呢？”

宋江说：“你不知道，沧州这个小旋风柴进跟我往来甚密。”

“您见过他没有？”

“没见过他！”

“没见过他，怎么能说往来甚密呢？”

“这里边有一段事情……”

宋江这一讲，宋清心里才明白。小旋风柴进的东庄上有一个管账的先生姓周，叫周康，老家是郓城县人，他的父亲母亲都在郓城县城外的周家庄住，有一回他的父母病重，差人给他带信，让他马上回来看看他的父母，这周康由打沧州就回来了。柴进怕耽误了他的时间，给他一匹马，周康骑着马就奔回了郓城县，到家一瞧，是他的老爹病危

了，虽然病危也得想办法治，周康就骑着马去县城给老人家抓药，由于他抓药心切，马跑得太快了，一进郅城县的时候踩死一只鸡，按说下来赔两两个钱就足矣了，可这鸡主不是一般的人，是郅城县里边一个大地癩，此人姓苟，叫苟不正，人送外号一护皮，那意思就是谁也别沾他别惹他，你只要沾上他，赖上你就没完。

今儿个这只鸡让他给踩死了，这一癩皮就把他马给拦住了，说这是我鸡，你得赔！周康掏出来一两银子，说我赔你一两银子怎么样？按说这可不少了，这一癩皮一看，一两银子？一两银子够干什么的，你知我这是什么鸡吗？你那是什么鸡？我这个鸡跟别的鸡不一样，天天下四黄蛋，一天一个，这鸡死了再没地方找去！

周康一听，这不是成心诬赖人吗？他在沧州小旋风手底下待惯了，没受过这窝囊气，周康说你不是不要这一两银子吗？我还不给你了，“啪”把这一两银子收起来，上了马走了，到药铺里抓完了药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给老父子熬药，正熬药的工夫，外边来了十来个人，原来这一癩皮找他那些小哥们儿，凑了十来个人，捋着周康这后影子找来了：你赔不赔鸡？你要不赔鸡我就把你房子点着了！周康家里有个病人，外边有这十来个人添腻，这怎么办呢？周康又跟他们商量，说我给你们拿钱，你要多少钱？要多少钱？这回没数了，周康说给你十两，十两也不行，要多少？五十两！周康说你这不叫欺负人吗？我没带来那么多钱。没带来那么多钱，那我就点房！今天晚上就来点！

这十几个小子吵吵完了走了，邻居们就跟周康说啦，说这一癩皮谁也惹不起，你可别跟他呛火，你跟他呛火，他真能做得出来。周康说，怎么这地方还有这样的人呐？嗨，天底下哪地方没有这样的人呐。

周康说，这怎么办呢？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说你上郅城县里边找宋江，咱们郅城县里边，宋押司是个好人，你把这事跟他说一说，他保证能把这个事给你平息了。

周康一看，我就去吧，马上到郅城县里边找宋江了，跟宋江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宋江就明白了，马上就找这一癩皮，问他：“听说你家里边有下四个黄的蛋的鸡呀？”

癩皮说：“宋押司，这这……您听谁说的？”

“我刚听我一个朋友说，我这个朋友哇，他爹爹病危，回家来探亲来了，把你那下四个黄的蛋的鸡给踩死了，你要赔五十两银子，他没带那么多钱来，这么的吧，我给你拿一百两行不行？”

癩皮一听，这话里有话呀，“哎哟，宋押司你看，这扯不扯？你看你给我拿什么一百两，那一只鸡什么下四个黄的蛋，我跟你讲，它一个黄的蛋都不下，那母鸡我第二天就想杀它，你看让他给踩死了，这正好，那就拉倒了！这事我不知道是你朋友，我要知道是你朋友，我绝不能办这事！”这事就这么平息了。

这一平息了，周康对宋江可是感恩戴德，那帮人在外边闹的时候，周康的父亲在屋里边都快气抽了，要没有宋江平息这个事，周康他父亲就得死了，可是宋江把这个事给平息了之后，老头儿的病情由此慢慢好转，恢复健康了；周康对宋江那是心里边老记着，欠人的情。他走了之后，回到沧州横海郡，见了小旋风柴进把事情一说，柴进一听，好哇，宋江这是个人物啊。周康又把郅城县这一带老百姓对宋江的称颂，都跟柴进也讲了，柴进说这个咱们得感谢人家，派专人封了二百两银子，打了个包写了一封信，骑着马给送到郅城县给宋江，要交他这朋友，同时还感谢他。

宋江接到柴进的信之后，这银子没收，给柴进写了一封回信，说这样的事情我做

得也太多了，都是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必这样呢？这钱我不要，这封信带回来了，钱又捎回来了，柴进由此对宋江是更为尊崇。打这开始，两个人经常有书信往来，在书信上互诉仰慕之情，他俩始终没见过，但从书信的交往，字里行间里边，两人感情上可就沟通了，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宋江鉴于此，所以要投奔柴进。

宋江跟宋清把这个事情说完之后，宋清一听，可也对呀，那咱们就奔沧州横海郡吧。哥儿俩在路上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只一日，这天就来到位沧州横海郡，找到了柴进的府门，问家丁：柴大官人在这住吗？家丁说柴大官人没在家，上那个西庄去催租子去了，你要见他的话上西庄吧，又问还有多远？答说离这儿还有四十里地。宋江眼看天色都晚了，现在往那走，恐怕天黑到不了，咱们在这儿等等他吧。

他把着门回来了，家丁问：“你在这儿等他，你哪儿的？”

“我？我是从山东郓城县来的。”

“郓城县来的？您贵姓大名？”

“我姓宋，叫宋江。”

“宋江？哦，那个那个，那个宋押司是你吗？”

“对对对，正是在下！”

“哎哟哟，小人眼拙没认出宋押司宋江，您是宋公明？您是及时雨？”他把宋江这名字全报上来了。宋江心想：他怎么知道呢？

宋江不知道，自己这名字在小旋风柴进这一带已经传开了，周康这一件事，柴进手下人没有不知道宋江的。柴进平常跟大家伙闲谈之中也经常提起宋江，说做人要像宋江这个样子，你看人家这个外号就与众不同，叫及时雨，如果每个人都能成为及时雨，这天下就好了，所以这家丁一听宋江，马上跪倒就拜。

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家丁马上备马，把宋江和宋清送到了西庄去见柴进，柴进和宋江一见面，非常高兴，马上又回到了东庄大摆宴筵，酒席宴上，柴进就问宋江：“你怎么到我这儿来的呢？有什么事情呢？”宋江就说：不才宋江做了一件没出息的事。把杀阎婆惜的事情从头至尾一讲。柴进说这个都没事，你就是偷了国库，打了皇亲，到我这儿都没有危险，两个人酒是越喝越近乎。

喝到二更天，宋江站起身来要告便，他迈步往前走，后面有家丁打着灯笼给他照亮，说您顺着东廊走到紧那头，那就是厕所啦。宋江就往前走，没想到这个东廊下边有一个在那躺着发症子的，这阵正犯冷，旁边放着个大铁锨，铁锨头上触着一些热灰，那里边还有炭火，宋江醉眼倒钹的没注意，这一脚正踩到铁锨杆上，这铁锨头往起一翘，“噗！”这炭火崩到这人脸上了。

这位扑棱就坐起来了，“你是什么人？敢来欺负老子？”

第六十五回

宋江这一脚踩到了铁锨把上，铁锨头往起一掘，盛在铁锨头里的炭火就落到那大汉的脸上，这个大汉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了。

这个大汉得的是疟疾，老百姓讲话就是发症子，这种病得上之后，会定时的发热发凉，他这阵正发冷，冷得难受，所以锄了一铁锨炭火，在那烘烤取暖，宋江一踩到铁锨把儿上，炭火一崩到他脸上，这大汉烫得激灵一下子，能不火吗？

他腾身起来之后，一把就抓住了宋江的脖领子，“你为什么要戏耍老子？”

宋江一看，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大汉，高人一头、扎人一膀，好像一堵影子墙站在这一样，他抓着宋江的脖领子，宋江感觉出来了，这五个手指头好像五把钢钩一样，再瞧攥着拳头的那手，比别人那拳头能大出两号去。宋江一看这是个练武的豪杰，还没等说话，站在他身后边，打着灯笼这庄客说话了，“唉唉，别动手，我跟你说，这位是柴大官人的朋友！”

“哼哼，他是柴大官人的朋友，我也是柴大官人的朋友，他为什么要戏耍我？”

宋江说：“壮士，可我不是戏耍你，我不知道你在这儿躺着，我不是成心的！”

这庄客也过来了，“唉唉唉，我说，你听我跟你说，你说这个事你就不讲道理，您在这儿倒着，这黑灯瞎火的谁看得见呐？再说您弄这一铁锨火放到这儿，在当道儿上，这就当不了有人走道不留神，踩上都不是成心的，您怎么能这么讲呢？”

“胡说，怎么不是成心的，他没长眼睛吗？”

“他，他长眼睛，这不是天黑嘛，你看看……”

他们正在这儿争扯，小旋风柴进领着几名庄客再加上那周康，一齐来到了这里，柴进一瞧，“啊，住手住手，不要误会，都是自己弟兄！”

柴进这一说话，大汉才把手松开，柴进来到这大汉和宋江两个人当中，柴进说：“我来给你们指引指引。”他冲着宋讲说了：“这位是直隶恩州清河县人，姓武名松，少林寺练过武艺，也是武术大家，他来到我这个庄上，已经有很长时间啦，这是我的朋友！”

宋江一听赶紧抱拳拱手，“哎呀，武壮士，失敬失敬，久仰大名，今日幸会！”

这武松脸上还带着气呢，没缓过劲来，只是“啊”了一声。

柴进转过身来冲着武松，又介绍宋江：“贤弟，这个人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

“这个人是山东郓城县人，姓宋名江，字公明！”

“啊？宋江？”

武松一听说宋江这两个字，这个面部表情可就变啦，由怒而转为惊喜，“你就是号称及时雨的宋江吗？“哎呀，宋大哥，小弟久慕你的大名，早想和你相见，没想到今天在此处相逢！宋大哥，刚才小弟多有莽撞了，你要海涵担待，请受我一拜！”

说着话武松“咕咚”跪倒就磕头，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快快起来，武贤弟！”

武松往这一跪，站在小旋风柴进身后边的这几个庄客，就在那议论上了：“哎，

你瞧见没有？这玩意儿是人的名、树的影儿啊，看人家宋江没，在山东郓城县有这么一号，到这儿还有这么一号，一提宋江两字儿，你瞧这武老二儿，跪倒就磕头，这武老二你说他给谁磕过头呀！”

“就说的呢！”

这宋江在当时，用咱们现在的话说，的确确有很大的知名度，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这及时雨，可是这些庄客们为什么管武松叫武老二呢？这个武松排行在二，到了小旋风柴进的庄上的时候，初次和这些庄客们见面的时候，庄客们都称呼他武二爷；待了一段时间，就叫他武二郎；后来就管他叫武老二，怎么越来越对他越不尊重了呢？这里边有个原因：武松这个性格爽朗，说话太直，有的时候跟这些庄客们说出的话来让人不爱听，再加上庄客们心里对到柴进庄上来的客人，有个三六九等的区别，你像林冲那样的一来，一问出身，东京汴梁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这庄客们心里边也油然起敬；武松呢，一打听，清河县的，武家庄上的人，啊，没听说过这个人，只听说武术练得不错，可这样的人上庄上来的多了，所以庄客对武松尊敬的就不够。武松这个人又是刚直汉子，瞅见什么事不公，他就要说，他一说人家心里边还不服，表面上对他没有什么变化，心里头就对他有点瞧不起了。武松也并没向小旋风柴进说过，但是武松心里有数，我不能在这久待了，我得要走了，偏偏他要走的时候得了病，这才遇见宋江。

今天宋江一见武松，由心里边很赏识这条汉子，宋江说：“武贤弟，你我弟兄在此处相逢，应该说是三生有幸啊，来吧！柴大官人，咱们聚在一起再喝几杯！”

柴进说：“好吧，来吧，咱们到客厅里边接着再喝，呃……不过武贤弟，我昨天听我手下人说，你是得了疟疾吗？”

武松说：“正是！”

“那你有病了能喝酒吗？”

武松说：“我这病……唉？我这病……好啦！”

怎么好的？就让刚才宋江那一脚踩在铁锨把儿，掘起炭火来一烫给烫好的。武松刚才在那儿躺着，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这炭火飞到脸上，一烫他一激灵，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其实那阵这症子就彻底绝根了。后来有人看《水浒》看到这个地方，就把这段描写当成偏方了，有发药子也想这么治，结果给人家烫了一脸燎泡，这症子还没好，这是偶然，并不是普遍现象，不能全这么治。

宋江一听，既然武松病好了，咱们就到一起来喝酒吧，拉着武松二番来到客厅里边，各自就座，重新把酒又斟上，又开始开怀畅饮。酒席上，宋江问武松：你是怎么到了这来的？打听武松的身世，武松就跟宋江就说了一下自己的成长经过。

这武松自幼父母双亡，跟着他的哥哥，武大郎武植长起来的，这弟兄两个虽然是一奶同胞，但是性格各异，武大郎生性老实厚道懦弱，长得身材也短小；这武松跟他哥哥恰恰相反，生来的刚直爽朗，是硬汉子，长了个好体格，从小就喜欢练武，打拳踢腿武枪弄棒，打打闹闹好这个，到少林寺里边学过武艺，练了一身好功夫；回来之后就跟着哥哥在一起生活，可以说是武大把武松拿巴长大成人的。武大这个人靠一门手艺维持生计——他会做炊饼，靠卖炊饼把这弟弟抚养成人的，武松学完武艺、回到了老家之后，老给这武大惹祸，因为武松这个人性格与众不同，好打抱不平，好管人间不平事，瞅谁受欺负了，瞅谁以强压弱了，他总想拉这横车。这么一来，在村子里边少不了今儿打一

架，明几个打一架，今几个把这个打了，明几个把那个就给揍了，有的人就找到武大门前来告状来了。

这天，武大把武松叫到跟前，就跟他说：“兄弟，咱们哥儿俩在这村里活着不容易呀，你别老给我到处惹是非，你说你今儿打了这个，明几个打那个，老让人家来告状，你说咱受得了吗？你哥哥是老实人，担不得这个，听哥哥一句好话，以后别跟人打架了，行不行？”

武松说：“好吧！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以后我再不管闲事了！”

武松对自己的哥哥是由打心里往外由衷的尊敬，打这儿之后，安静了两天，偏赶上他们武家庄这个地方闹荒旱，老百姓没有饭吃，这武大炊饼都没法卖了，因为没有粮食就没有原料，他就做不了炊饼，老百姓都吃的是糠饽饽，好的是玉米面儿掺野菜。武松这天挎着个篮子，上外边搂榆钱儿去，搂榆钱儿回来好跟哥哥一块做野菜拌着吃，可是他搂榆钱儿的时候。偏赶上碰上一个本地的恶霸刘仁贵，他有个儿子叫刘小贵，也上外边搂榆钱儿来了，恶霸怎么也搂榆钱儿来了呢？别看都是搂榆钱儿，用处可不一样，这些贫苦老百姓搂榆钱儿，是为了当野菜和着面吃，他们搂榆钱儿是为了尝新鲜，可是这个刘小贵又不愿意爬树上去亲自动手，他就看见武松那个筐里边，榆钱儿搂得很多，就想要他这筐榆钱儿，他走过来就说了：“你把这筐榆钱儿给我！”

武松一听：“你怎么要我的榆钱呢，你自己不会搂吗？”

“我不搂，我就要你这筐！”

武松说：“我不给你！”

“你不给我？我要你筐榆钱儿，我是赏你一个脸，你敢不给我？”

武松就不爱听这样的话：“我就不给你！”

“你就不给我？我抢你的！”

说着话，刘小贵过去抓住这筐，瞅着武松不注意，抽冷子就把这筐“嘭”一声给夺过来了。

武松知道这刘小贵，他们爷儿俩在武家庄一带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可是平素没惹着武松，今几个惹着他了，武松这火就上来了，一把又把筐给夺过来了。刘小贵没受过这个，“哈，你敢往我手里抢筐？”这筐成他的啦，他上前照着武松“咣”就是一拳头。

武松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搂他手腕子，“咣当”一下子，这刘小贵就趴地下了，武松把那榆钱儿筐往旁边一摆，一偏腿就骑在刘小贵身上了，薅抓脖领子之后，举起这拳头，就是一通“咣咣咣”，也没多打，打了只有六七拳，可武松那是什么拳头？跟铁锤一样！六七拳下去之后，刘小贵趴在地下就不动弹了。

武松站起身来看了看他，“起来！”再看刘小贵不动了，武松伸手一摸，没气啦？心想，自己这回可是闯了大祸啦，他赶紧提溜着榆钱筐回了家，进屋之后一见大哥，把筐往这一摆，“哥哥，嘿，兄弟我又闯祸了！”

武大正在那吃饭呢，一听这话就张了嘴，那嘴里还有野菜呢，“啊？你又闯什么祸了？”

“我跟那个……大恶霸，刘仁贵他儿子刘小贵，打了一架！”

武大赶紧咽下嘴里那野菜，长叹一口气，“唉，好哇！你这茬儿找得挺好呀，你跟他打，因为什么？”

“他要我那榆钱儿，我不给他，我就把他按底下了，我想捶他一顿，捶着捶着，忽然想您嘱咐我别打架，我就不捶了，可我不捶了，他也不动了，没气了！”

“啊？你把他打死了？”武大顿时吓得手指头冰凉，声音都哆嗦起来了。

“谁知道他长得那么不结实呀？我才打了那么六七下……”

“哎哟，哎哟哟哟，这可要了命了，这可怎么办呢？兄弟，你这把老天爷给捅个大窟窿啊，这是塌天的祸呀！哎呀，你说你……你打谁不好，你怎么打他呢呀，你也不他打死呀，这人命官司呀，这这……这怎么办？这个，这个……”这武大郎当时可吓坏了，手足无措，只在屋里打着转。

武松一看自己的哥哥吓得这个样子，就说了：“大哥，您不用担惊害怕，兄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官府中要来抓拿人的时候，我去顶案！”

“哎，你去顶案有什么用啊？你要是一去，到堂上，人家不得问你个死罪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你要是问了死罪，那……那哥哥我……我怎么办呐？”

“大哥，唉！死又算得什么？”

“胡说！咱们爹娘临时的时候嘱咐我啦，让我无论如何得把你拉扯成人长大呀，你说你现在还没娶妻生子呐，你就这么年轻，你就给他抵偿啦？”

“哥哥，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武大郎在地下转了三四圈，站住了，“这样吧！兄弟你跑吧，快跑吧！”

“我跑？那您呢？”

“别管我，你走你的，我在这儿盯着他！”

“大哥，我怎么让您替我打官司？我要跑了，他们一定得抓您呐！我不能让您替我去顶罪！”

“唉，你就快走吧！”

武大郎让他走，武松说什么也不走，最后武大郎一琢磨，“好吧！这么样，你也跑我也跑，咱们哥儿俩分两个地方跑，怎么样？”

武松说：“这可以！”

“你往哪儿跑，有地方去吗？”

“我有地方，我听朋友们跟我介绍过，说是沧州横海郡，有一位小旋风柴进，此人广交天下豪杰，专门收纳世上英雄，我投到他那儿去，万无一失！”

“哦，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好，我记住了，你就奔他那儿去吧！”

“大哥，你上哪儿去呢？”

“这你甭管我，你大哥会做炊饼，我看这个地方，咱也待不了啦，我挑着这个挑子，走到天下都吃饭！唉，你前脚走，我后脚走，我把家里再安置安置，听见没有？快走快走！”

就这个样子，武松离开了他们武家庄，投奔到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的门下，到这儿已经一年多啦。前些日子，武松听见有人给他带来信来了，说他这大哥武植已经逃到了山东阳谷县，在那个地方落脚谋生，很想念他。武松就想着上阳谷县去见自己的哥哥，一年多没见面啦，弟兄之间难免有一些思念之情，何况武松和武大的关系非同一般，武松对武大简直就是对自己的父母一样的尊敬。他正准备要走，却得了病，没想到

今天让宋江这一锹炭火给治好了。

酒席宴上，宋江听完了武松的身世，由打心里边暗自赞赏武松这条汉子，他瞧了瞧武松，果然是一位英雄，在酒席宴上，借着明亮的灯光，他一瞧武松长得一张四方脸，两道英雄眉，也就是眉梢高挑儿，黑如墨染，眉锋都立着，瞅那个眉毛就特别倔强不服；这双眼睛炯炯有神，好似两颗寒星；鼻口端正，显着刚劲自信，体态矫健、胸宽背厚，多好的一条汉子啊。

两个人一见面，由打内心里边，磁场型号就对了号了。据说人与人的关系，有这个电磁场型号，这型号一对了号，两个人就感情近密，宋江跟武松两个人就是一见如故，喝酒！你一杯我一盏，这酒一直喝到大天亮。

打这天开始，宋江跟武松，在小旋风柴进的这院里头经常往来，谈论人生，谈论古今，谈论武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投缘，两个人相见恨晚。

几天过后，武松感觉自己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要告辞宋江和柴进，直奔阳谷县去寻兄。宋江和柴进两个人一想，武松要离开这里，这也是理所应当，人家跟自己的胞兄很长时间不见面了，应该去看看。小旋风柴进特意给武松做了一身衣服，又给了武松一些银两，给他打点了一个包袱；宋江也给了武松一些银两，做了一身衣服，告诉武松，这身衣服不是给你穿的，是带给武大的。

宋江说：“我和你谈论之中，知道你的哥哥武大，对你甚好，你的哥哥代替了你的父母啊，你有这么个好哥哥，我听着也高兴，你的大哥就是我的大哥，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带的，就给他带身衣服去得了！”

武松听到这些，心中也更加感激宋江，把衣服也包好了，包裹打点好，在身上一背，武松头戴范阳毡笠，身上穿着青色箭衣，底下兜裤裹裤薄底儿快靴，腰中扎着大带，双垂灯笼穗儿，背着包裹，手提一条哨棒，就是寻哨用的棒子，齐胸高。古人有说道：齐眉为棍，齐胸为棒，武松拿着这个哨棒，作为防身之物，跟宋江、柴进告辞。

小旋风柴进和宋江、宋清随后送他，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沧州道口，武松回身冲柴进抱拳拱手，“柴大官人，我武松在你的庄上待了一年多，此恩此情今生不忘，我武松必定寻机报答，再见了！”

柴进本想要回去了，可是宋江和武松还有点依依难舍，宋江说：“你等一等我，我再送他一程！”让柴进等他，柴进说：“好吧！”宋江接着又送武松。

又送了一程之后，在路边一个茶棚地方，哥儿俩个坐下了，武松就跟宋江就说：“宋哥哥，我跟您是见面投缘呐，现在你我弟兄今日分别，不知何时能够相见，宋大哥，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不知您乐意不乐意？”

宋江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

“宋大哥，我想拜您为义兄，您能收吗？”

宋江一听，“哎呀，贤弟，这是我求之不得呀！”

武松听到这里，“咕咚”跪到地下，“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这算是两人结为异姓弟兄。

宋江把武松搀起来，“贤弟，你和弟兄虽不是同父同母所生，但是情同手足了！”

武松说：“好，咱们后会有期！”

宋江把武松又送了一程，弟兄两个挥手洒泪而别，武松上了路了。

走了几天的工夫，这一天就来到了阳谷县境，已过了晌午，武松觉得肚子里边有点饥饿，想找一个酒馆喝点酒、吃顿饭，正往前走着，一看前边闪出来一个村庄，村头上道旁边立着一筒石碑，碑头上有三个大字“景阳村”，正是这个村子的名字；迈步一进村口，一瞧路旁边正好有个酒馆，酒馆门口立着一个杆子，杆子上边高挑酒旗，酒旗上边写着五个大字：“三碗不过冈。”

武松心想：什么叫三碗不过冈啊？我喝过状元红，喝过葡萄绿，没听说过三碗不过冈；就冲他这不过冈，我也得上他这喝顿酒！武松迈步就走进了酒店。

进酒店一瞧，这个酒店可挺清静：四张桌，有几条板凳，一个顾客没有，旁边有个柜台，柜台上放着两个酒坛，酒坛上有盖儿，那边还有几个酒提，令人奇怪的是，这个酒店里边一个酒保没有。

武松坐下了，把哨棒往旁边一立，喊上了：“酒家？酒家？”

喊了两声没动静，仔细一听有打呼噜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从那个栏柜后边传过来的。武松有点生气，这叫什么做买卖的？又喊了一嗓子，“酒家，拿酒来！”

这一声，把栏柜后边那睡觉的，吓得瞪棱就站起来了，“嗯，我的妈呀！怎么的啦？是打雷呀还是地震呀？”

第六十六回

武松喊这一声，那余音儿还没断呢，你瞧那声音得多冲。酒保睡得两眼通红，直瞪着眼往这一看，“嗯……哎哟，来客人了！”

他一看在桌子旁边坐着一条大汉，哎哟，好大个呀，坐着就这么高啊，站起来更高了。酒保赶紧绕出来，冲着武松一点头，“嗯，呵呵，客爷，您您您来啦！您您您……喝酒吗？”

武松一皱眉，“酒家你这个买卖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在栏柜后边睡觉？来了客人也不照应！”

“呵呵，客爷，这您不知道，咱们这个酒馆是小地方，晌午头吃饭的饭时已经过去了，再说，咱这前边是酒店，后院还开小店儿，店里边住的客人也都在这吃完了饭了，过后再就没有往这来喝酒吃饭的了，每天都是这样。要说头俩月，这一天还不断人，这些天不行喽。跟客爷您讲，咱这个地方出了点事，人家一般的走道都不愿意在咱这走，都绕着走啦！所以一过了饭时，别看到我在这后边坐着盯着，也没有客人来喝酒。今儿个没想到你来，你看，这也是咱有缘分。客爷我跟您说，刚才我在那睡着了，正做梦呢，我梦见我上那瓜地里去偷西瓜去了，哎哟，那个西瓜那大，又大又圆呐，我头一个西瓜给它砸开之后，就吃上啦，哎呀，比蜜都甜呐！第一个西瓜我吃完了，我就抠那第二个，这时候天就阴上来了，紧接着‘喇啦’打一个立闪，‘咔嚓’打一个大雷，我就震醒了，醒了之后我才明白，敢情不是打雷，是您喊要喝酒！”

他这一番话说出来，把武松给说乐了。武松心想：我说刚才他在那栏柜后头，打着呜噜，直吧唧着嘴呐，敢情那阵正吃西瓜呢。武松说：“好哇，这么一说，我到此惊了你的好梦了。”

“嗯，哪里哪里，客爷，这求之不得呀！您这回一往，这是我买卖兴隆啊，呵呵，客爷，您吃点什么，用点什么？”

“我来问你，你这酒店都有什么酒菜？”

“客爷，实不相瞒，头些日子咱这地方菜可全啦，近些日子，由于过路的人没了，所以咱这菜也不多啦，现在有的就是酱牛肉，您爱吃吗？”

“好，如此说来，先给我切二斤牛肉，把酒给我拿来！”

“是！”

这小酒保到后边不大会儿的工夫，切了二斤牛肉，用一个大盘子托着，摆在桌子上了，“牛肉到！”又用一大碗倒了一碗酒，递到武松的跟前。

武松伸手把这碗酒端起来，“咚咚咚”一饮而尽，“这是什么？”

“唉，这是酒啊！”

“这是凉开水！你这样的酒也要钱吗？我问你这是什么酒？”

“啊，什么酒？这……这是咱这村子里边的清酒！”

“清酒？我要的是你的好酒，有没有好酒？”